石林奏議

石林奏議卷第十二

模　編

江南東路安撫制置大使五

奏乞施行沿江防守狀

右臣近准濠州等處探報　　人攻圍宿州兼游騎有至正陽造

口使人牛過淮踏踐去處　猖獗迤邐欲圖侵犯南來近不住

不〻　奔走逃避過　　本府人太平州界日不下數百人

契勘沿江一帶　　自江州直至鎮江府可以

過渡緊急處不一內

一千五十一里自建

夾萬一宿州枝梧不乚

江上理合預爲防守　仁絲上

州當職乚　七百人難以責令前當

大敵所冫江冫欲望聖慈　處分施行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奏論漢高帝破秦項三策劄子

臣伏見陛下赫然威斷盡改和議分命三將進討兩河聖謀深遠誠非羣臣所能及夫兵無常勢敵無常形非達古今之變者不能察成敗之機非盡彼己之情者不能決勝負之實今成算既定宜圖萬全臣不自揆度嘗參考敵情究觀時事敢借秦漢之事以論今日之計願有獻焉秦自孝公以來雄視中國合六諸侯相與連

衡不能抗始皇卒有天下而漢高帝起沛中收子弟三千人振臂一呼遂以滅秦誅項羽此其故何也六國當強暴與起之初望風畏慄而不敢爭高帝處亢滿怨憤之極決策必取而無所憚也雖勢所當然而高帝所以必成其志者葢有三而兵強不預焉一曰善誘降二曰善用間三曰善制敵非此三者秦雖有必亡之隙漢雖有決勝之勇未易以歲月定也何以言之夫敵衆不可以力相加人各爲其主守者未必皆誠心向背惟利所在而已始高祖入關南陽守齮堅保宛其舍人陳恢說高帝與約降因封而與之郡高祖從之齮果降封爲商侯於是引兵而西無不下者其後取關東遂爲令使將掠地拔隴西以萬人若一郡降者封萬戶故隋何

說英布以九江叛楚酈食其說田廣罷守兵與漢和此高祖之善
誘降者也兵不出於一則心不齊本非其所有則信不固項羽初
興其所與謀者一范增爾函谷既破不能用增計高祖知其可撓
故與陳平金四萬斤間楚君臣增果疑不用則其腹心必有從而
反側內自攻者內無與爲主則外惟我所欲爲故有紀信之詐而
不知有周苛之辱而不悟雖拔滎陽高祖得以跳去此高祖之善
用間者也兩軍相當必以力相較則久必弊惟多方以謀之使不
得專則我可以全勝滎陽之圍高祖亦甚危矣及入關再收兵而
東項羽之力尤強勝敗未可知也高祖用轅生計舍滎陽出武關
以致羽深壁相持而使韓信輯河北趙地連燕齊以裂其肘臂用

鄭忠計使盧綰劉賈渡白馬進入楚地佐彭越焚楚積聚下楚十七城羽果奔命不暇兵少食盡爲中分之約而張良陳平得定大業此高祖之善制敵者也此三者高帝非皆以力得之也今金賊不道雖荐食上國不强於秦項陛下智勇憂勤席祖宗二百年之業四分天下有其三則過於漢豈高帝能滅秦項而吾將帥反不能爲陛下取金賊乎今日之舉正高祖入關滅秦復出東向與羽決戰之時也比者特降詔旨立爲賞格自使相節鉞而下以求奇功不待做至策勳不拘遷轉正法雖足以激三軍之士而不及於敵人臣愚竊有疑焉願復下令應投拜附虜者能各殺其守長以縣降者授以縣以州降者授以州山寨與河北之民若盜凡自相

結集不從虜人願歸我者千人則授其官萬人則授其官其昏迷不恭恃賊而不悛者亟至皆討焉則孰不革心而效順此高祖誘降之道也虜今所驅用者皆我之叛將士卒其初皆非仇我而慕虜蓋亦有迫不得已僅以逃死既絕於我則不得不用於彼然鄜瓊始奔虜嘗散其衆不用則今客主未必終相信上下未必皆相服權勢相軋嫌隙易生苟能使以身歸我者授以舊官以衆歸我者加以顯秩能殺併虜人而歸我者隨其多寡而爲之等差益募辯士重與金帛口舌游說其間以動搖其心而眩亂其聽則必紛然自相屠戮以幸一時之獲此高祖用間之道也自淮而東韓世忠主之自淮而西張俊主之劉錡王德李世輔雷仲之徒擇形勢

利便往來游擊於兩間虜兵分則不能並立合則我四面俱至即使岳飛出漢上以擣陳蔡之虛賊兵若盡窺兩淮飛繞出其後期同會於京師虜腹背受敵欲當前則後必困欲拒後則前必弱指日可使坐斃此高祖制敵之道也夫攻而破一邑不過得一邑戰而擒一將不過得一將孰若無攻而拓地不戰而屈人乎區區之愚惟陛下擇焉取進止

奏乞諸將休兵養銳劄子

臣聞兵不盡其威故能有餘武而天下無以敵其威將不盡其勇故能有餘力而天下無以敵其勇自古帝王之師百戰百勝以保萬全此道也伏見逆虜敗盟陛下赫然獨斷一伸王怒命三大將

討兩河中外歡呼士氣百倍無不盡欲彎弓北向擒兀朮以致闕
下傳檄兩河盡還故疆今劉錡首能以順昌孤城拒兀朮數萬衆
前後五戰無不勝兀朮即敗走軍聲遂大振相繼淮東西湖北三
大將捷書繼上凡從僞州縣或殺或降以次效順自中興以來未
有今日之舉也况熘既挫其技已窮理宜遁伏然詭詐不測竊恐
尚懷姦謀以圖後舉今暑氣方盛去秋涼尚遠我師雖屢捷不無
暴露傷殘之困若更乘勝攻取不已竊恐賊得暫休撫養其衆濟
師於國七八月之間盡力復來則我師勞疲或恐不能相當昔唐
武宗既用李德裕討回鶻平澤潞無不如志德裕即以曹操破袁
紹官渡自謂所獲已多恐傷威重爲言援養由基之事請以兵爲

戒以保成功臣愚顧謂諸將亦且今還屯益勵士卒今夏多雨暑濕之餘乘此秋氣瘧痢將作使過爲調護明遠斥堠當度機會預爲定計相爲掎角因時乘間一舉直前役不再籍仰稱陛下恢復土宇報雪深讎之意不勝幸甚臣備員守藩輒敢妄議軍事仰恃眷予之重區區小忠不能自已越職犯分罪當萬死惟陛下矜照取進止

奏論防江利害劄子

臣聞兵有可勝之理而無必勝之道孔子曰我戰則克夫以至仁伐不仁孰敢與爲敵此理之所可勝者也然猶曰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而不貴盡用其勇者是無必勝之道也故堯舜伐有苗

而至于三成王周公征淮夷而至于四雖終至於克服殄滅然其
初猶有待而後成者蓋不以所可勝決其所必勝聖王之功也伏
見黠虜敗盟罪惡已盈天地所不能庇覆鬼神所不能容忍陛下
謙御諱寛慈包藏涵養之久至使溢而自覆玩而自焚今猖獗以來
攻城無所得掠地無所據兀朮親敗亡而去諸將偏師所指捷奏
交上是誠滅亡送死之日也秋期已至我所可勝者雖其理甚明
然犬羊姦詐用意不測其爲必勝者亦不可不審臣誤蒙聖恩總
帥一道留鑰所寄王室是賴敢不思效其職竊惟今日之計不過
有三其大曰過河次曰戍淮又次曰保江日者既命四大帥以三
京兩河招撫招討矣若乘此屢勝之後虜果沮撓我師分道並進

直抵京師追逐過河遂定故疆何往不可若猶恃其蜂蟻之屯濟師於國竊據京師閉關旅拒乍出乍沒我不可盡闘吾民則諸師分屯淮上徐觀其釁我旣未敢直前彼亦未敢遽下者必且戍淮若昏迷不悟尚懷衝突竭國遠來無所忌憚我師未可遽與爭鋒則退而阻險以待其師老力疲然後為之所者必且保江過河不可必而戍淮戍淮不可必而守江此勢所不得已在我未為失策也至於保江則盡矣江若不必守則後何以繼乎天生巨險所以限南北非河與淮之比曹操之強孫權首敗之赤壁其後權徙治秣陵操復連年再攻濡須權至以水軍挑戰卒不敢發徹軍而還及其子丕遣曹休張遼等併軍同下權遣呂範等以舟師拒之三

年丕出廣陵望而歎曰魏雖有武騎千羣無所用也乃退後魏拓跋珪南侵止於翺翔淮上惟宋元嘉末一至瓜步壞民廬舍及伐葦為筏聲言欲渡亦睥睨太息而不能越則江豈有可犯者乎惟是漢末劉繇守曲阿畏懦無能故為孫策乘之長驅奄有三吳與近歲杜充陰懷異志擁衆數萬散而不屬以誤大事爾竊嘗考之吳所以能禦曹丕宋所以能禦拓跋珪者無他術焉臨江為疑城自石頭至江乘築圍作薄落上施假樓浮之江中使魏人遥望知畏者權之策也盡户發丁分守津要使之遊邏上接于湖下至蔡洲陳艦列營周亘江瀕自採石至暨陽六七百里者宋之策也則知險不能自固古之為守者初無奇秘不可及之事我之人力勝

而彼不能奪彼之人力勝則我不勝守而所謂人力勝不勝者在其所施設用意不用意之閒而已故臣竊不自揆妄意今過河之策朝廷已付之將帥而長江守禦參古驗今使州縣協力講修其職預為萬一之備者臣之職也敢不以身先之其道不必便有興作但措置有定議控扼有定所上下知所戒而不敢忽遠近知所恃而不敢怠正使賊即掃蕩猶足外為聲援以佐大軍設有緩急皆無逃吾之術内則吾拱手以待其斃可也是以輒敢先事有言昔曹丕既退孫權以情語蜀使曰孤土地邊外閒隙萬端長江巨海皆當防守丕觀釁而動惟不見便寧得忘此復有他圖夫以丕不敢犯為得計而以丕不見便為可虞此孫權之所知也而況於

令日乎所有防守職事朝廷前後方略約束案籍具在臣已檢會擇其所當施行者畫一條例別具奏陳而迂疎之見淺陋之識復以冒違天聽伏惟聖慈貸其萬死少加採擇臣無任惶懼震恐之至取進止

奏乞立賞格募人擒捕兀朮等用事首領十三人劄子

臣既已妄論守江之備竊惟兵法曰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項羽與漢高帝相持廣武欲挑戰帝曰吾寧鬭智不鬭力卒禽項羽自古用師伐兵不如伐謀鬭力不如鬭智此不戰屈人之道也今諸將屢捷稍皆還屯理須休息整齊以待秋深再舉則此一兩月之間未可遽動正伐謀鬭智之時採之道塗皆謂虜初以盛

夏來侵蓋狃前日屢勝欲以憑陵於我謂我必屈而初無所忌憚
陛下旣沉幾先物決策用兵順昌首敗兀朮𨗳者宿亳陳鄭復相
繼歸順賊出不意失其本圖敗亡疾病之餘自喪其師幾三之一
固已伐其謀矣今者平昔用事酋領與其徒往往皆無固志則其
國中未必不歸罪犯盟始議之人橫生猜嫌而我兩河京東故民
與契丹遺種及去歲所誅七族之黨亦皆有伺間償怨之志則
我謀智並用適當其幾不待將來大軍親臨而後可決勝負探報
見主兵侵我者不過十三人兀朮等八人則在京師以窺淮浙撒
哩曷等三人則在關中以擾隴蜀僞蓋天大王等二人則在濬滑
以主簽軍方漢高帝與項羽勝負未決之際先用陳平計委金四

萬斤疏間楚君臣范增果疑不用遂翦其腹心及垓下之敗復下令得羽頭者賞千金邑萬戶而魏大武攻臧質亦募得大武者封萬戶賜布絹各萬匹竊意今兀朮而下亦當委諸大將多出金帛擇機辯之士縱爲反間仍各立賞格謂如得兀朮者賞某官田畝錢帛若干其次以是爲差明爲敕榜散揭於新復州必有傳布漸至京師者縱未能使即相魚肉豈不足壞散其黨使携貳乎然後下詔訪耶律氏之後以興滅繼絕褒前日被誅七族之家有能爲之復仇與山東兩河素自結集不屈於虜者皆賜以官秩他日大軍過河以兵援之有能立功者裂其故疆悉以分封自虜并吞契丹其故家大族怨之深入骨髓強據燕趙吾民橫被驅率革面左

衽日懷憤怨令知中國之威大振異時虎狼塗炭之惡無所復施
上下交疑釁端易生但有一從吾令攘袂而起則他皆瓦解我諸
將乘而席卷此兼弱攻昧取亂侮亡而前徒倒戈攻後以北者在
是舉矣臣區區孤忠無所効勞既聞輿言不敢隱默伏惟陛下垂
惠採擇干冒天威臣無任惶懼隕越之至取進止

奏乞根括江北舟船發過南岸劄子

臣近節次承濠州等處關報虜人侵犯淮甸見今攻圍宿州竊慮
猖獗乘勢窺州別無戈或有衝突即江上便須
震優伏計朝廷必已有
前申請眞州及上流等木

施行外所有舟船尚未見
多皆可乘以渡江自眞州　　路相對
私無慮數　　早計欲望　　速下淮西州軍專委監司
守臣措置盡行根括量留合用數目令且令權暫往來外其餘應
在官及民間空閑不急舟船並令發過江南不得更存留一隻如
遇賊馬衝突過淮即所籍記船亦令即時過南岸應上下流往來
舟船並令禁絕重立刑賞速賜施行庶幾緩急不致落賊姦便取
進止

奏乞存留姦細詢問敵情劄子

臣伏見諸州軍收捉到姦細逐處皆即時處斬號令契勘上件人

並是敵人分遣前來淮南迤邐入浙探伺幾事備知敵情理宜存
留詢問別作禁錮候事平日行遣欲乞朝廷特降指揮應外路州
軍捉獲姦細並即時差人牢固押發赴樞密院專委一官承領除
拒捍不肯通說人明正典刑外應却能及告敵情皆取責事狀權
行禁錮類聚參考的確事情逐時劄下沿淮主兵將帥庶幾可廣
耳目取進止

奏乞下諸大將遇賊戰敵過爲隄備劄子

臣伏見虜人　岳飛殺敗　京師已幾一月別無動
、傷殘既多理宜遁伏然今　狂蹶之
敢懷詭計道路所傳或冒

昌之兵迎敵直前無所畏

手當前斧手次之神臂弓在後　用鈎

以斧斫　神臂弓射　無所不可昨順昌城下

會戰出其帳下兵平日所未嘗用者皆以拒馬子列後使不得退

其術固已變矣則今來所傳兼聞改換軍裝有作緋納襖方頂頭

巾等亦必別有所用雖未明虛實不可不過為隄備欲乞密降指

揮下諸大將更令廣行體探如其果然即須預為所以待之之法

無使落其姦便取進止

堂白申明廣西等路牛綱倒死劄子

契勘本府近准尚書省劄子檢坐下紹興五年廣西等路買發牛

計綱起赴建康府通判處交割候到仰如法養喂聽候指揮使用
近據本府通判蔡佑具到節次承廣州鬱林州發到黃沙牛六十
頭在路倒死十九頭柳州發到黃沙牛五十頭沿路倒死三十七
頭各勒獸醫看驗見在、、二行損四脚腫痛身上口內生瘡瀉肚
瘦弱可食水草尋逐急、上元江寧縣寄養內鬱林州牛節次又
倒死十七頭及融州管押官申發到黃沙牛一百二十七頭方至
潭州已倒死百四頭其餘尚未到府今照鬱林州并柳融州至府
各係四千里共　二百三十　路及到府通計死損一
百七十七頭已係過半其見三又　分下鄉村養、
盛暑日久難以盡保全活竊

費官錢將來卻致有悞指準使 施行

堂白收買木綿虔布乞於福建江西兩路出產州軍和買絹

內折納劄子

伏見朝廷見收買木綿虔布萬數不少竊慮商賈興販不時緩急有失指準今來木綿係福建路出產虔布係江西路出產若降指揮於兩路出產州軍逐　納和買絹內量立分數計價令折納兩色依上供法起發赴合裝發州軍寄納椿管專委守臣掌領如使用有餘即於淮南京畿近邊州軍各置榷場博易至市不為無補亦可少紓兩路納絹之困

堂白乞免李椿年根刷安撫司錢存留本司使用劄子

勘會本司官吏請給元畫降聖旨並不支破省計止是以所收回易酒息等錢自行措置循環支用其防秋合用錢物已前年分並蒙朝廷支降自邊事寧 今不敢再有陳乞今來見有番賊事宜本司預合隄備事與他路帥司事體不同應非泛犒設軍兵激賞團結民兵差使官吏遣發間探之類名色不一皆是於贍給官吏外積趲椿管應副從來不曾與本府相干伏見朝廷見差太府寺丞李椿 首乃根刷 本官到來、 係省錢拘刷即職事無一 舉伏望鈞慈矜察牡 一 府財用相貼濟接不至闕

堂白乞免李椿年根刷建康府錢准備防冬使用劄子

契勘本府係省財計自某到任後

副岳少保　撥椿充營繕一十萬貫赴總領司其餘

如修內司修造及製爵玷批勘諸大　往軍兵諸色支費等又

數萬貫皆係本府額外　副並不曾申明朝廷別有支降近又准

戶部符監司帥守各量　經費外寬剩錢物盡起犒軍又於八月

終收簇到三萬貫已具　書省訖此外別無盈餘今來雖未見

番賊事宜竊慮緩急朝廷或有軍馬非泛使用並未有指準惟將

九月以後合收錢物多方裁節冗費逐旋收簇樁備戶部見有差

太府寺丞李椿年前來刬刷若更截日盡行根取即便見闕乏委

是難以枝梧伏望鈞慈曲賜體察本府比他州已是取撥支用過錢五十餘萬貫又是虜人向著去處亦與他州事體不同特降指揮許權免季樁年刻刷委某將逐時積趲到錢物別行樁管專一准備防冬非泛使用如軍事畢別無支費或雖支用而有不盡數候至解嚴並具申尚書取朝廷指揮却行拘收免致臨時輒有陳乞紊煩朝廷小貼子契勘一件錢止是乞樁管冬季趲到數准備朝廷非泛使用即係軍期如將無支使候解嚴日却歸朝廷非敢輒𠃌來刷指無違戾

奏乞下沿江三州各那移將官一員措置民兵劄子

契勘探報虜騎已至盧州御諱

沿江太平池州及本府界皆是

揮官吏未敢擅自施行兼皆是　　聖慈特

降睿旨檢會　處分申　下仍逐州就近那移將

官一員量帶兵馬前去同共措置兵民隨宜共為固守不管少有

疎虞其逐時探報虜人動息并措置事務並上流下接曉夕更相

關報務令同心協力首尾相應無致違誤透漏賊馬取進止

奏乞拘攔舟船往來擺泊巡綽劄子

契勘虜人萬一寇江形勢所在水軍最為緊急昨來淮西宣撫司

裝修戰船已多兼州縣已行約束應公私舟船並拘攔南岸擺泊

可以左右官軍欲望聖慈特降睿旨應沿江州縣拘攔舟船並令

長吏措畫籍定選委有心力文武官部轄就令於本界内五七里之間多張金鼓旗幟早晚擺拽往來上下巡綽不得令遠去遇夜並令入港藏避其駕船人量與日支錢米庶幾可以外示敵人亦可收集舟船不致散行落賊姦便取進止

石林奏議卷第十二

光緒十一年歲在旃蒙作噩吳興陸氏皕宋樓重雕

榮祿大夫前分巡廣東高廉兵備道陸心源校

石林奏議卷第十三

模編

江南東路安撫制置大使六

奏乞下張俊等軍隨機備禦金賊并下韓世忠岳飛進兵牽制劄子

臣伏見金人自來姦謀尚深不可預知所至以騎兵在前猝然驟至掩我不備十年之間情狀可見自上 、以來數聲言發兵聚糧欲圖南寇屢遣師 幾兩月餘日方至壽春與其本謀不類大抵有餘則深不足則張自古皆然 未嘗急攻傳聞實不滿二萬人止因孫暉棄城退保滁

店界二十九日在柘皐鎮至今
移治虜不入居而遷延兩州之　　其意似亦可見諸處
白子
探報終未見　　若果重　　劉錡與關師古聞上
在巢縣據險屯集初一日太平州申　　小捷然連日並無文字
至淮西宣撫司恐是亦見得人第可以待釁今不過有二策若淮
西與淮北宣撫司委是　　行　外別無重兵後援在廬和間者軍
馬不多即張俊當急渡　　與劉錡關師古合謀腹背夾擊可必成
功廬和間兵馬既敗淮外豈敢再進則江上不保自固若廬和間
兵重淮外相繼有趲過人未可爭鋒則雖劉錡關師古亦當速還
江南依前詔旨分定地分火急合州縣兵民同心協力共圖固守

不使一人一騎透漏亦可保萬全仍乞亟下韓世忠岳飛兩處進兵擣虛示之形勢以為牽制若曠日持久不相關知進未迎擊退無固守即州縣上下解體更相顧望虜得窺覘妄肆衝突南岸收備不嚴但一處疎虞則其餘皆不能立為害不細欲望聖慈速賜施行冒犯天威臣無任激切之至取進止

奏乞起發民兵把截險隘劄子

臣伏見本路沿江建康府太平池州界至共一千一百餘里與江北相對隘口甚處其馬家渡罔沙夾並是昨來曾經虜人過江去處今昨來朝廷指揮張俊劉錡劉光世各分定三州地分旦

張俊一軍又已起發欲過和州
遥遠其建康府太平州兩州隘口并兵守禦緣竊慮虜人别
生姦計間道湏衝突無可枝臣到任以來團結下
本府五縣鄉兵三萬六千餘人準備不測使用及太平池州亦曾
依倣團結本司已逐急行下本府及兩州量事勢緊慢逐旋隨宜
起發上件已團結人各爲聲勢應援大軍以防賊
馬過渡庶幾捍外保内以安人心即不得乘此搔擾别有役使伏
望聖慈詳酌時降處分許依本司已行下逐州事理施行所有部
轄首領土豪亦乞一面借補官資少行激勵立功之人候事平日
並覈實保奏優與推恩冒瀆天威臣無任激切屏營之至取進止

奏乞下諸大帥臨陣審度賊情無落姦便劄子

臣自去歲以來體探得虜人用兵之謀與前不同務要出我不意以取奇効皆去其兵見分爲三等其一等淮甸京畿之民當先多用鮮潔衣服及僞以鉛錫作器物梢帶亦有婦女在其間其次即用河朔簽軍少給兵器裝列隊伍先以兩軍嘗我若初爲我師所敗必爭取器物婦女鞍馬即其次河朔之兵再進俟我師轉戰力疲然後以眞番兵甲馬一併前向以取必勝乘勢衝突過江人言頗同契勘以我下駟與彼上駟以我上駟與彼中駟以我中駟與彼下駟此孫臏之馬說也而周訪討杜曾亦嘗分其兵爲三甄先以兩甄餌之始用精鋭出其後遂以破曾若賊或出於此竊慮諸

將不知落其姦便伏望聖慈特賜詳酌審切行下諸大帥更令審度賊勢不可欲速見小利乘銳貪功若果前脆後堅難與爭鋒則須謹守險隘或且阻江務以持重不戰困之以伐其謀使彼無所用其巧然後我徐觀變而進庶幾可保萬全臣不避狂愚冒犯天威不勝惶懼激切之至取進止貼黃虜姦計若果用此臣昨嘗備議韓世忠岳飛兩軍繞出其後正可伐謀伏乞睿照

奏乞戒諸大帥精審措置滁濠賊形勢劄子

竊見江北形勢以關山一帶與御諱縣定遠縣為中分自關山之西則為濠廬皆平原曠野自關山之東則為滁和方有控扼賊前自廬州徑衝關山故大軍先得和州據險自守賊不能前因以屢勝

今移屯在定遠若賊衝突不能枝梧即關山之險皆不爲用道里
去江甚近便至宣化若我枝梧得定賊却由御諱縣來關山之虛徑
入和州則便至西采石大軍宣化相去百五十里倉猝難以救應
宣化與江南岸靖安相對西采石與江南岸東采石相對最爲緊
急之地江南即須震動昔王朴祖述伍子胥教吳破楚之意爲周
世宗畫征淮之策謂江淮二千里我備東則擊其西我備西則擊
其東使我往來坐困以乘其弊世宗用之李景所以盡失江北之
地其夾淮爲城亦是當時決勝之計　虜經營花靨鎮築城乃是
此意恐外人有獻謀於虜者使得成　心則江淮未有解嚴之日
不可不預防欲望聖慈特降睿旨戒諸將精審措置兩得其道王

致落賊姦便取進止貼黄大軍　江北賊若未退　乞睿察

堂白乞淮南被害州縣借貸種糧存恤劄子

伏覩淮南大兵既退本路州軍惟濠州無爲軍僅免而和州含山縣濠州定遠縣無爲軍巢縣并淮東滁州等皆遭殺戮焚蕩其僅能奔逃過江者無不奔踣道路狼狽失所今農蠶是時雖有僅保山水寨及復業人然居無室廬耕無種糧其牛具等亦多遭驅虜非官吏至誠惻怛各修實務極力撫存未易可濟竊料朝廷必已有措置旨揮欲乞更遣忠厚寛大之吏就加慰問察其疾苦應闕乏種糧之人依災傷法並令借貸貧乏者或便賜與江浙般販米

糧及牛具農器過江者並免所在收稅及牙契錢官司屋未得起造直候一年後方得以漸興修監司州縣仍不得擅起夫役應副諸般使用訪聞前次收復之初朝廷一時指揮凡田畝開墾並未起租稅止令每畝納米五升謂之撮課子守令希賞多裝虛數有實開十畝而言十五畝者大抵虛數幾三分之一民頗苦於供輸亦乞令一道體究覈實改正庶幾大軍之後日召和氣匹夫匹婦無不徧被德澤

堂白乞淮南埋葬積尸劄子

某契勘近虜人入寇自和州以　濠州失守殺傷尤酷我師雖屢勝亦不無損折積尸盈路　聞者傷惻昔文王三

枯骨而天下歸心泰穆公出　其尸而還君子與
先王仲春之月掩骼藏胔今方春十日　曲赦雖已有指揮竊慮
官無專責催　埋藏之費無所　州縣奉行不能詳盡無
以仰稱聖主惻怛之意檢會紹興三年番賊退後建康府曾申明
乞選擇有心力行者二十人命官專一主管點檢令所在爲叢塚
累日計數各蒙朝廷書填度牒令來淮西異荒殘寺院必無合委之
人欲乞特降指揮於內外諸寺選募有心力行者二十人前去責
付淮西州郡依本府日前措置各分州縣界仍每人量給常平米
三五十石錢一二百貫令雇人般擔擇係官空閑地內量遠近置
塚如法埋瘞各逐地分巡尉置籍日具葬過數目抄記候至了畢

監司按行點檢如委是淨盡無有暴露即三百人以上並與書填
披剃庶幾實德可及漏泉
奏論張俊已渡江乞令韓世忠岳飛進兵牽制劄子
臣契勘賊兵在廬和之間未肯遁退今來劉錡一軍見在滁州界
東關掛壘把截張俊一軍亦已起發邐邐前去和州得便必須相
與進擊若淮東湖北兩路韓世忠岳飛火急進兵擣虛牽制絶其
後援即日今淮南賊徒必可撲滅成功臣忝使一道形勢相關輒
有管見不敢隱默伏望聖慈特賜睿察干冒天威無任惶懼激切
屏營之至取進止
奏爲劉錡過淮西太平州無軍馬防托狀

右臣檢會近准紹興十年九月十一　樞密院劄子勘會
揮令諸大帥分定地分措置控扼　鎮江府委楊沂中建康府太
平州委張俊　管認劉光世池州駐劄續
降指揮劉錡於太平州駐劄管認本州地分措置控扼臣契勘太
平州係本路地分今來劉錡近準指揮前去廬州駐劄其太平州
目今並無軍馬防托竊慮緩急賊馬不測本州難以枝梧欲望聖
慈特降睿旨施行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奏乞下沿江諸州聚集民兵把截要害狀

右臣契勘本路建康府太平池州三州界至共一千一百餘里緊
要隘口江北可以濟渡去處共十九處昨蒙朝廷處分劉光世張

俊劉錡分認地分防托今來劉錡一軍見在江北張俊一軍亦已起發過邐過江唯有劉光世一軍在池州相去遥遠所有建康府太平州兩州隘口並無官兵把截竊慮賊兵不測衝突別無隄備臣先有團結下三州民兵准備緩急使喚已委首州縣權暫量事勢緩急聚集人丁各於要害去處屯駐聽候朝廷指揮纔候事平即行放散伏望聖慈特降睿旨行下逐州仍每州委監司一員往來提舉其各社首領仍量借名目候有立功保奏推恩庶幾官吏協心民情奮勵不致別有疏虞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奏乞下將帥把截滁河口宣化等處賊馬來路狀

右臣今月初五日探報淮西宣撫使張俊軍過江已逼逐虜人復

奪和州王德軍迤邐前去追襲　三日已後探報遊騎
有一項至和州烏江縣界　家渡徑衝本府界馬家
渡一項至滁州全椒縣界自　宣化渡徑衝本府界靖安
兼自泗州盱眙有徑小路由張店上下瓦梁盤城亦可徑至宣化
不滿三百里昨紹興四年兀朮曾於此路前來至六合下寨并自
上瓦梁下船直至滁河口可以入江竊慮和州以西見被張俊追
逐虜人狡計却於東路水陸四處乘虛衝突劉錡見在東關真州
一帶接連和州西本府對岸處別無大兵隄備臣見已逐急差官
措置靖安馬家渡團沙夾相對三處聚集民社多方固守外所有
北岸滁河口宣化兩處來路并泗州盱眙以來應和州東地分伏

望聖慈速降睿旨處分委自將帥更切過爲防閑把截免致落賊姦便謹録奏聞伏候勑旨

奏乞分命諸將審度敵形併力討擊狀

右臣伏見虜騎以前月二十二日渡淮得廬州而不守乃聚師廬和之間已二十日張俊今月初四日渡江守和州楊沂中繼之亦將幾旬虜但以游騎數來衝突或間道傍出終不引兵前進遠來之師利於速戰其勢不應如此蓋自王威震疊不敢妄動第恐逗引我師輕舉別爲詭計以圖小利今已師老雖諜言自淮北津運糧食可來理亦難繼或聞已相食人勢豈能久若諸將能察知敵形張俊楊沂中自和州進擊於前劉錡與劉光世之師出巢系由

昭關山旁擣其脇韓世忠出泗州直
壹斷其浮橋岳飛
貫出蔡州順昌府絕其歸路必可使隻輪單馬不廻幾會之來間
不容髮臣忝使一道爲國藩籬外有長江之守衰懦不武不能少
伸毫末以副責任區區管見不敢自默伏望聖慈特賜詳度如可
采取即乞速命諸將併力合謀克日定計少緩即恐遯去虜前此
頻年屢入踐蹂兩淮既議講和又輒敗盟蓋緣猖獗每來得志無
所忌憚昔漢匈奴爲邊患文帝發憤絕其和親晁錯言其冬必來
南壹大治則終身創矣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後未易服此正今
日虜人之勢惟陛下垂恩貝察干冒天威臣無任惶懼激切屏營
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奏乞乘勢收復壽春順昌府宿州狀

右臣准淮西宣撫使張俊等公文今月十五日節次分路殺退虜騎并據諸處探報番兵已暗有遁走大軍遄還前去追襲竊惟狂寇狃於常勝輒敢輕入重地雖醜類猥衆桀黠顗領竭國遠來然士馬疲困糧饋不繼震以王威理宜破滅實中外之慶今若張俊等追擊於後韓世忠岳飛等邀阻於前自可盡行掃滅永絶後患萬一跳馳疾趨或得竄逃官軍追趕不能盡及有獲幸免則不可不乘此士氣先次收復壽春順昌宿三州以固淮北徐圖進討中原

江淮形勢正南北咽喉之要必先得壽春順昌宿三州與泗州連衡然後淮可保淮可保然後江可固江固則二浙自此萬分

無虞若不便經理三州使虜或得休息竊據則向去入夏攻討倍費兵力幾會正在於此時不可少緩臣封疆之守采之衆議顯見利害冒具奏陳伏望聖慈更賜睿察干犯天威臣無任惶懼激切屏營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中尚書省措置收糴淮南人户斛斗稈草狀

准尚書省九月十五日劄子勘會淮南今歲豐稔米穀狼戾緣見今措置防秋深慮民間無處般頓欲令江東轉運常平兩司於沿江諸州廣行置場優立價直招誘淮南人户般載斛斗稈草前來官爲糴買仍令淮南監司州縣多方勸諭人户前來入中并委江東安撫大使司同共措置九月十五日奉聖旨依右劄付江南東

路安撫制置大使司今具已措置施行事件下項須至申聞者一已牒江東轉運常平兩司請遵依聖旨指揮於沿江諸州廣行置場優立價直招誘淮南人戶般載斛斗稈草前來官屬糴買一已牒淮南轉運常平司請依前項聖旨指揮勸誘豐稔有米及有稈草州縣人戶如有情願前來出糴之人逐州縣各給所般販斛斗及稈草數目指定出給公據令於所在沿江州縣入中其米既係官司收糴合比附去年許客販米斛於旱傷州軍出糴指揮所過關津稅務並免〻稅及力勝所有本路置場州縣並支一色見錢比之私下增添價直即無諸見阻節兼照淮西諸州近承朝廷指揮如探報賊馬警台若將來或有番賊侵乚

入境不免須移治即倉猝之間所書斛斗𠃌稈草般
有糜費脚剩如般運不及即　今來若令自販於沿江州軍出
糶即無般擔之勞𠃌枉有棄毀皆得　貝利委是公私兩便仍請委
自州縣多出印牓分明説諭有田蓄之家上下通知一契勘提刑
常平司在遠未承報到已置場去處竊慮目下却有淮南諸州軍
人戶般販到斛斗未有官場別致阻滯今照建康府先承提刑常
平委糴常平斛斗已行下建康府請於上件錢內逐旋撥錢別委
官置場收糴淮南斛斗一隹　已關牒轉運司遵依收糴竊慮目下
未有收簇到糴買官錢却恐淮南人戶有般到斛斗等別致阻滯
今照轉運司見委本府和糴三萬石并大軍馬草一十六萬餘束

已牒江東轉運司請相度就於上件錢内量撥錢別委官於舟船經由津步置場收糴淮南斛斗稈草或馬料稻稃即自可依應得上項指揮兩不相妨右件狀如前所是上件淮南人戶如有般販到斛斗本司雖已逐急行下比附去年客販米斛於旱傷州軍出糶指揮所過關津稅務並免住稅及力勝稅錢更合取自朝廷指揮謹具申尚書省伏候指揮

奏乞令淮東漕司通同應副大軍錢糧詳度水運狀

右臣竊惟保邦之 以民爲本恭惟陛下愛惜元元甚於赤子寬大之令存恤之詔無歲不下故 自 以來夙夕上體聖意不敢妄用民力一日輕取民財一金 之餘人人皆得實

德澤惟團結民兵保江一事論之以外示形勢使賊知畏不敢輕懷衝突人各自守其疆土閭里而全其骨肉資財無不信從近者賊兵渡淮首舉而行一呼並集無一人後至者今賊已向平而有司以大軍追襲乃起夫運糧初以至舍山柘臯爲言今遂遠至廬州又有失於契勘起而復罷者不無非理搔動按三處皆通水路大軍前進勢所必然有司自當前期舟船裝發以待支用何至臨時怵迫如此若大軍更迤邐前去濠壽則自廬至濠二百四十里皆是陸路去夏淮西般運糧草張俊嘗謂臣言一夫費錢三十五貫凡連三起始能有濟惻然憐之故俊嘗爲措置除實用之外一切罷遣人情歡呼今淮西焚蕩之餘居民決不可用或盡取辦江

東之民則自廬至濠近者三四百里遠者六七百里豈所能堪臣實懼焉伏望聖慈特賜詳度應廬州水運特命滁州臣預行計榷計日裝發周而復始無得輒起夫役如大軍有進發濠州之期則亦令疾速與淮東漕司通同計議允那遞趲却行補還農事是時免致耕桑之際重使一方失業必害歲計仰稱陛下哀矜仁恩之意臣迫於職守須至冒陳干犯天威臣無任惶懼激切屏營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奏沿江防守民兵乞免別差役并知縣巡尉官並不得妨廢

本職狀

右臣今月初九日準御前金字牌劉子備坐下臣奏虜騎逼近

淮南乞將建康府太平州池州先團結下民兵各於沿江要害去處屯駐備禦仍每月委監司一員往來提舉等奉聖旨依奏建康府委張杲太平州陳敏識池州張絢劄付臣疾速施行尋分牒轉運副使陳敏識轉運判官張杲提刑張絢其張杲見在采石津置糧草未曾到本府界近自今月十五日已後連准淮西宣撫張俊等公文漸已殺退番賊檢准去年七月内樞密院劄子行下聖旨指揮契勘諸帥大兵逼近京城屢破賊兵猶慮虜人敗衄之餘別生姦計水陸間道潛師衝突劄臣嚴爲隄備不得少有曠弛今來張俊等大軍尚在和州王德止守闗口今再准淮西宣撫張俊等公文二月十七日早金賊鎮國輔國會合柘皐廬州等處生兵併來

仙宗鎮東擺拽重陣與官軍決戰雖已退遁即未見追擊虜騎盡
已過淮其防江守備依准前項聖旨理宜過當隄防未可便弛臣
除已行下沿江三州并所分監司各認地分更切過為防捍無致
少有疎虞外欲望聖慈特降睿旨嚴賜約束應沿江防守民兵並
不得輒有抽差別充夫役其知縣巡尉亦皆謹守地分不許差委
他事妨廢本職直候得虜騎盡已過淮的實關報其淮南地分委
無藏伏賊兵方得漸次減放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奏乞依災傷法賑給淮西避賊老小狀

右臣今月初一日准尚書省劄子節文淮西避寇流移過江南人
民多方存恤賑給毋令失所二月二十八日三省同奉聖旨令周

聿同葉某措置仍專一徧行點檢臣等契勘昨虜騎過淮之初惟
滁和兩州移治和州在太平沙上滁州多在建康府界及眞州居
民多相從過江緣皆是前期退避又得張俊等盡將渡兵馬船
回載前來不致大段失所其餘廬舒濠眞無為軍及壽春府界亦
有過江人民約度通不過數千户自二月二十日後節次聞大軍
報捷官吏各還本州民户並隨逐前去見存人數不多臣等除已
一面差官審訪遵依詔旨施行外體問得淮南歸業人雖得各復
本土緣屋業多被焚燒牛畜多被驅虜今農務是時見有田畝皆
無耕具種糧兼恐大軍未迴或有起夫般擔運糧并州縣興修官
舍之類不無取辦於民即須重加存撫欲乞截自二月三十日以

前應賊馬破蕩鄉閭逃移初歸業人並與依災傷法抄劄見數賑濟兩月其闕種食並量賜之以待客旅興販到兩月之後漸可濟接其雖守鄉土結爲山寨水寨不經逃避而爲賊馬經過燒毀舍屋虜掠人口者依此其合用錢米竊慮淮南必無寬剩即乞通融江東諸司錢物應副專委官措置大軍駐泊移進州軍合用糧斛不通水運去處並委漕臣預行計置於所移處遂急先那應用支遣續自水運補發填還無令臨時倉猝輒起夫役應官司興造並令權罷候商販到竹木數多逐旋隨宜整葺如蒙采取伏乞即降睿旨疾速施行稍緩即必不及事庶幾目下人人便受實惠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石林奏議卷第十三

光緒十一年歲在旃蒙作噩吳興陸氏皕宋樓重雕
榮祿大夫前分巡廣東高廉兵備道陸心源校

石林奏議卷第十四

模　編

江南東路安撫制置大使七

奏徧至張俊五軍并遊奕等寨存問老小狀

臣今月十六日准御前金字牌遞到御寶封下樞密院劄子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淮西宣撫司官兵見在江北捍賊其老小委臣專一照管臣即時延請張俊留下都管轄在寨軍馬張進仇安審問張俊所留老小並皆安寧別無失所并取會總領司按旬合支錢糧亦依時不闕尋於十六日十七日十九日三日躬親遍詣五軍并遊奕踏白銀槍等共二十二寨逐一親至營門存問老小宣

導德意並皆感戴上恩以手加額或至流涕除見不住照管外謹
録奏聞謹奏

奏遵稟措置大軍錢糧劄子

臣今月十七日未時准十六日夘時御前金字牌遞到御寶封降
下親筆處分付臣以張俊等三軍見在濠州南五十里與賊馬對
壘見闕軍糧委臣與郭仲荀各逐路分措置水陸兼運星夜前去
如合調夫一面施行當職官以下稽違並以軍法從事臣已恭稟
先具奏聞契勘自張俊等大軍至濠州定遠縣准三月初十日轉
運司公文調夫一萬人前去巢縣般檐米料臣計度自本府由巢
縣旋行裝發至軍前約計十二程若自本府裝發由滁州徑赴軍前

止約八程計疾四程遂從留守司一面行下本府只就大軍倉支遣前去至十六日准張俊公文大軍今已班師更不須調夫般糧前來即却追還令來張俊等大軍雖已歸回若續有合施行事臣濫叨委寄義合體國謹當殫竭犬馬之力遵承聖訓督率官吏星夜奉行不敢有誤大計上勤宸慮無任惶懼激切屏營之至謹具劄子奏聞謹奏

奏遵稟分定逐路漕臣應副張俊等軍馬錢糧草料狀

三月十九日巳時准御前金字牌降到御寶封送下樞密院三月十七日劄子樞密院奏勘會已降指揮專委秉某分定漕臣應副逐項軍馬糧料右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連見今應副逐軍漕臣

姓名劉下葉某據即今事勢一面隨宜分委隨軍應副具已分定職位姓名聞奏今劉送江南東路安撫制置大使葉大資疾速施行臣今分委應副逐軍錢糧草料漕臣下項須至奏聞者一宣撫張俊軍前淮西轉運副使李仲孺調發江東轉運判官張杲一宣撫楊沂中軍前淮東轉運副使胡紡調發兩浙轉運副使張匯一宣撫劉錡軍前江東轉運副使陳敏識調發江東轉運判官張杲一宣撫岳飛軍前京西轉運副使王良存調發江西轉運副使趙伯牛淮西轉運判官劉景真右臣契勘自來軍興漕臣應副糧草多是併在一處或赴軍前或止留本司不曾分定管幹事務緩急因致首尾不相照應今來相度合以一員隨逐在軍前主管已發

到糧草支遣一員於糧草所在去處往來將運前的實合支數目計定水陸運路或差舟船或起人夫逐日裝發周而復始方不悞事今各將逐官依此分定已貴到知稟文狀在案訖謹録奏聞

謹奏

奏遵稟椿辦救援軍糧劄子

臣今月十九日酉時准十八日夘時御前金字牌遞到御寶封降下親筆處分付臣以韓世忠在濠州獨當兀朮委臣極力應副張俊軍救援軍糧并遣得力官就便措置李若虛所運米料於鎮江府等處支發臣已具奏知稟恭依施行外契勘目即張俊軍已於十六日班師到府尋具公文取會張俊軍行次第續准回牒金賊

已於十一日過淮盡數起發前去淮西一帶並無賊馬本司軍馬並到建康府已具申奏朝廷臣除已一面行下所分定漕臣李仲孺張杲預先樁辦合用軍糧計度水陸所運候見得張俊軍的向去處火急遵依聖訓遣發不敢有誤大計臣無任惶懼激切屏營之至謹再具劄子奏聞謹奏

奏乞戒師恢復中原劄子

臣伏見虜人敗衂兩州收復故疆捷奏交上中外欣慶指日以俟殄滅今秋高馬肥正利於行師之時諸大軍行屯休息已久陛下方中遣使命出將天威宜當申飭諸將遵奉成筭合謀并力相為先後亟建大功萬一形勢有不相及士氣不能盡銳或恐賊之姦

謀得以竊窺臣假守疆陲職當外禦妄懷拳拳之私伏望聖慈
戒以師期以稱陛下恢崇大業克復中原之意臣干冒宸嚴不勝
惶懼戰灼之至取進止

堂白乞樁椎貨務錢專應副大軍支遣劄子

契勘建康府見屯大軍按月支遣券食錢自九月功賞推恩後每
月計支錢六十餘萬貫比舊計增六萬餘貫全仰客人入納衹備
自來入冬例皆稀少臨時多致闕乏旋行申明朝廷支降今年偶
緣秋夏擁併遂積趲到見錢九十餘萬貫可以准備後來却不住
蒙朝廷非泛支給今見管止有四十餘萬貫日近緣虜騎在淮北
自九月中旬後來客人入納不過一萬貫不了一日之半竊慮緩

急不繼本務累具申明已各備申尚書省外欲望朝廷特降指揮今後權貸務錢物時暫免行非泛支使專椿充本務大軍支遣其銀或可乘時變轉見錢亦令總領司相度隨宜措置庶幾不致悞事

申尚書省爲吳彥璋保明男模防江賞乞不施行狀

右某近緣今春賊馬侵犯江北保明本司及本府官吏曾經差使宣勞之人乞量行賞典伏蒙聖旨各得減年磨勘所有某男右宣義郎充本司書寫機宜文字模自來並不曾干涉帥司職事自不合在官吏保明之數今來訪聞得太府少卿總領大軍錢糧吳彥璋具狀陳請欲令一例推恩某並不預聞契勘某備員一路帥事

豈可輙令子弟因緣他司無功妄有僥冒兼其與總領司係提領
官不惟於其有假託欺罔之嫌亦何以風示吏民所有吳彥璋狀
欲望朝廷特賜敷奏更不施行謹具申尚書省伏候指揮

奏依禀措置應副張俊沿江築壘合用木植磚瓦劄子

臣今月初五日准金字牌遞到御前劄子伏奉聖旨委臣措置應
副張俊自鎮江府至太平州界沿江險隘築壘分屯軍兵并得秦
檜書具傳聖訓營房並用瓦屋專以委臣除已具知禀奏聞外臣
契勘築壘合蓋寨屋萬數不少其合用竹木塼瓦等理須前期措
置今具畫一到事下項一木植本府自入冬至今絕無客旅興販
到縱有數目不多今來欲乞自江州以來應係客旅簰筏並令所

在軍州拘截抄劄取索水帳開具件段長短徑尺先次關報臣仍
出給公據付逐人星夜趕發前來本府拆卸入中依市色和議收
買不許在路私相交易仍不得透過真州鎮江府界其管下宣池
等州亦係出產竹木去處許臣差官同逐處守令和買相兼使用
一塼瓦合於鎮江建康府兩處窯户結攬收買緣恐期限逼迫燒
變不辦今來欲令常州應副鎮江府太平州應副建康府委自臣
候見得合用實數量多寡分下逐州遣官招誘窯户預借見錢結
攬約日燒變庶幾至期不至悞事右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堂白論修建康府城不可增築劄子

伏見朝廷和議既定犬羊詭謀雖不可測然其國自陵夷勢不能

立必須且遵盟好具今日建康修城非止備敵特以陪都四方觀瞻形勢有不可簡陋者府城雖作於李景然而規摹制度自孫權以來沿習有自來矣用工堅壯後來實未易及所以承平二百年間雖有頹毁不滿十之一其高極於三丈或以江爲險或以山爲固其受敵惟東北兩面而濠塹重複所以爲守者略盡非特以恃城高而已今議者或云欲比舊增高一丈未論勞民費財未知何處取土傳聞無不疑駭竊意今若但循李景之舊以爲定制則所當修者不過八十二丈雖勢不免起夫力猶可辦若更有加其度取土於一二里之外則工力遽未可成非官吏所敢任責更乞朝廷特賜詳酌指揮

奏乞選差淮南監司守令劄子

臣伏見淮南自前年累經大兵出入及虜人侵犯兩次清野過江其被驅虜北去者室家既已破散而奔踣南渡者作業亦皆廢絕然小人懷土終不忍棄去自去夏以來虜掠者乘間奔竄來歸還徙者稍聞兵馬平息即襁負而還其情良可哀憫在今日理當極力撫之不可秋毫更令官私侵擾訪聞江南兵屯時以巡綽出獵爲名非時過江並無禁止遺民所存不過少竹木柴山不無侵奪州縣莫敢誰何竊慮將來麥熟絲歲之望所繫尤大欲望聖慈特降睿旨更加采訪稍御諱擇忠厚慈惠更歷民政之吏以爲淮南監司守令不專用武夫優立殿最賞罰專一以安集撫存居民爲事

其江南兵屯無故不得輒令過江嚴戒主將違者重坐之庶幾殘破之餘稍得霑被實德漸復承平取進止

福建路安撫使一

奏將帶髙舉官兵取徑路之任狀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以臣寮上言福建路漳汀南劒盜賊未甚衰息令臣將帶髙舉官兵二千人疾速起發徑路兼程前去之任契勘臣昨被命移易嘗具奏辭免乞聽候指揮於鎮江府常州以來尋於十二月二十六日起離建康府今至鎮江府已經隔八日即不見得髙舉軍已未起發及取甚路前去臣既蒙前件委使不敢復有辭避見體問徑路一面移易髙舉遵依聖旨指揮施

行如已起發於所在處權暫住止候臣兼程前去將帶赴任別具

奏聞外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奏乞遇本路討賊權令江西廣東官吏聽節制劄子

臣今月初二日將帶髙舉官兵行至信州鉛山縣界據福建路轉

運司并南劒州狀申本路見有楊頭陀劉和劉小老等賊火不一

於南劒汀漳州尤溪沙縣清流寧化蓮城漳巖等三州六縣出沒

作過正月二十五日又有南劒州將樂縣賴保一頭項牽殺祭神

殺人放火乞催髙舉軍前來應援捉殺臣已即時遣發髙舉選精鋭

一千五百人星夜趲程徑赴南劒州臣亦一面相繼前去措畫已

具奏聞外契勘福建盜賊自來係與江西䖍吉廣東循梅兩路更

爲表裏每乘州縣間隙即嘯聚竊發若遇官軍討蕩即便分散各
於鄰近路分逃避以此逗遛日月無緣成功臣今來既行措置討
捕竊慮賊徒懼見官軍聲勢不敢迎敵依前於兩路州縣走透難
以追逐欲望聖慈特降睿旨疾速行下江西廣東帥司及提刑司
各於賊徒自來經涉往還要害去處分布軍兵預行把截等待如
遇本路進兵討捕之時其兩路官吏並權暫聽臣節制約日並舉
庶幾首尾相應事體齊一各肯公共協心賊勢窮蹙日近可以破
滅干冒天威臣無任惶懼激切屏營之至取進止

奏見留南劒州措置討蕩劉大小老狀

右臣恭被聖訓將帶髙舉官兵二千人前來本路措置盜賊正月

十七日行至宣州寧國縣界准樞密院劄子備據泉州奏漳州龍巖縣有賊馬侵入泉州永春縣市令臣疾速措置施行續又准樞密院劄子備坐本路轉運司南劍州申永春縣賊作過并據轉運司南劍州申漳汀南劍州管界見有楊頭陀劉和劉小老頫保等賊徒臣即時先遣高舉兵二千五百人星夜徑往南劍州臣亦相繼起發不住節次行下本路州縣將佐多方防托討捕今月初六日入本路界交割安撫使職事各具狀奏聞外臣十二日巳到南劍州體問得賊徒除楊頭陀劉和一火巳經廣東副總管韓京及統領官曹韶殺散陳人瀨一火被本路人兵殺逐出江西界吳二十五一火被江西人馬捕獲餘外止有劉大小老一火在南劍州

接漳泉州界往來出没衝潰官軍及賴保一火乞就招安臣見留
南劒州分布高舉并本司先差到焦纉等官兵及屬縣巡尉下弓
手土兵等於劉大小老嘯聚去處四面把截去處量度事勢會合
兵民尅日併力討蕩并審實賴保情偽候見次第别具奏聞次謹
録奏聞謹奏

奏本路討捕盜賊略盡乞下江西廣東帥司提刑司乘時措

置劄子

臣恭被聖訓將帶高舉官兵前來措置本路盜賊續准尚書省劄
子備坐本路轉運司等奏賊人賴保等作過奉聖旨催臣疾速措
置尋發遣高舉兵徑赴南劒州臣亦追逐起發至二月初六日入

本路界交割安撫司職事十二日到南劒州躬親詢究賊黨自去
冬以來共有楊頭陀等五六火除楊頭陀劉和二火已為知循州
韓京殺散陳八癩一火為本路兵逐出江西界并吳二十五一火
為江西捕獲目今上有劉大小老賴保兩火見在南劒州界內屯
聚臣先已節次行下本路將佐焦續等分路防守把截賊不得動
勢已窮蹙見增添高舉兵前去會審度賊勢相共隨機進討日近
可以敗獲緣劉大小老本是虔賊侵入本界訪聞江西廣東目今
皆有賊盜未獲今來臣本道雖能討捕畧盡若兩路不一併除滅
即不免却有伺間入本路界無由可絕後患體問得知循州韓京
江西路分鈐轄程師回各有材武深知捕賊利害止緣從前隔路

不相照應遂致姦猾之黨安爲出入輕侮官司遷延歲月欲望聖
慈特降睿旨下兩路帥臣并提刑司乘時恊力措置仍專委韓京
程師回捉殺庶幾三路並得平定所有以後合行經久利便臣見
廣行詢訪各盡土俗所宜類聚條畫別具奏陳次謹具劄子冒聞
干瀆天威臣無任惶懼激切屏營之至取進止

奏乞分近上兵官於汀漳泉建劒州駐劄劄子

契勘本路汀漳泉劒四州最是盜賊淵藪往來出沒去處建州亦
上流重地守臣皆是文吏平時既無方略緩急傳警便輒驚擾或
失機會致有猖獗或探報不審輕有張皇却使居人不安生事蓋
緣別無近上更練兵官措置彈壓事權不專無所任責

取辦帥司申明朝廷比至應援得至事　及以此弊俗敢稔習今來本路逐州兵官多寡不同福州只有副總管路鈐轄州鈐轄共七人帥落所在別無所職建州亦有本路都監等三員汀州最是接連循虔兩州要害去處却止有同邵武軍都巡檢一員在兩州之間南劍州亦止有准備將領一員委是輕重不等欲乞分副總管一員於建州駐劄路鈐及他州都監多處互相那移於泉汀漳州駐劄使同守臣總轄兵民巡尉專一主管盜賊預備於無事之時如遇部内竊發或鄰境侵犯乘機處畫承受帥司條約就充統制官即形勢既張遠近相繼可使豪猾知畏逆折姦萌謹擬定名銜伏望聖慈特賜詳酌施行福州駐劄右武大夫果州觀察

使添差本路副總管馬泰欲移前去建州駐劄福州駐劄協忠大夫達州觀察使添差本路兵馬鈐轄魚澤欲移前往泉州駐劄福州駐劄右武大夫登州防禦使本路兵馬鈐轄李貴未到欲移前去漳州駐劄建州駐劄武翼大夫本路兵馬副都監楊友欲移往南劍州駐劄泉州駐劄武經大夫本路兵馬都監吳霆欲移往汀州駐劄右謹録奏聞 旨

奏措置投降盜賊押赴江上諸軍等事狀

臣契勘本路自來盜賊之弊皆是急於招安以幸無事或驅逐出界姑務塞責招安之後首領旣貸其罪又復補以名目其徒黨一例就給公據徑行放散江西廣東別路兇惡侵犯本界 意虜刃

充足所欲却還鄉里州縣但以兵護送令得走透不
以此上下容養根本不除散者復集去者復來窺伺間隙無有寧
歲今臣遵奉朝廷累降指揮管内盜賊　責付諸將須管圍守掩
捕必於破滅日近以次殺捕漸可平静縁其間却有敗散餘黨或
嘗欲結集未及作過之人若不許其自首或官軍追襲窮蹙之際
悔過投降即難盡加以大兵徒淹歲月重困良民若遂招安縱令
幸免即不免復仍前日舊弊竊見江上御前駐劄諸軍多有闕額
常是捉拽強剌平人填補民以爲害欲乞今後本路盜賊應結集
自首或窮蹙投降並許州縣及軍前接受除婦女老弱許給公據
釋放外其首領並管押前來本司申解赴樞密院聽取朝廷處分

其餘強壯徒黨本司量人數多寡畨浴管押赴江上諸軍以充闕額既籍隊伍防守嚴密即與配隸他州軍分旋即逃亡利害不同所有日前已經招安放散或於保內有犯情理豪橫或曾經斷配外州思鄉逃歸人並具申本司酌情處斷亦分送諸州軍昔苗民三叛堯禹治之末惟分北遷於三危周公絶商頑民亦徙之洛邑殊厥井里用變舊俗帝王銷弭姦猾之術不過如此誅之既不可勝誅容之而使不去巢穴稔於汚俗終必不悛欲望聖慈特賜詳酌施行右謹録奏聞伏候勑旨

奏乞團結汀漳泉建劒五州民兵仍令長吏銜內帶總轄民兵措置盜賊狀

臣近具申明乞那移本路近上兵官馬秦等於汀漳泉劒建五州駐劄同守臣總轄民兵廵尉專一主管盜賊准樞密院劄子巳蒙
聖旨依所乞見移牒逐官起發前去各州令取會五州見管兵民除建州未到内汀漳泉劒四州見管禁軍四千九百七十人土軍二千三百一十八人弓手一千六百二十人土豪社户等共三萬四千九十人通計四萬二千九百九十八人欲令守臣與所差官各將本州内外禁軍土軍弓手並結爲隊伍以所掌官統領平時但整齊紀律督察教閲其餘營分窠坐自依常法土豪社户即於舊來逐縣見管村保數内委自令佐選擇強壯可以委使自保鄉里之人隨數多寡或取一半或取三分之一團結置其籍與軍兵同

管以所在土豪曾經捕賊有勞或忠實爲一方所信服以次保明
具名申帥司出帖就補充首領五州之地可得兵民四萬餘人今
後遇本州界内盜賊竊發或隣境衝突纔得探報寨官諳實長吏
即時申[illegible][illegible]同共量事勢緊慢差撥所轄兵民起發捕捉申安
撫司一面施行庶幾不失機會應干軍期事務並連銜繫書或賊
衆稍多或[illegible]鄰州會合即駐劄官就充統制親行仍乞長吏銜内
並帶總轄管内兵民措置盜賊事駐劄官並帶提領本州管内兵
民專指揮盜賊事應兵民并掌兵官吏並聽節制上件事理除已
牒知逐官照會聽候朝廷指揮外伏望聖慈更賜詳酌特降睿旨
施行右謹録奏聞伏候敕旨貼黄勘會社户鄉兵舊來諸

各有自相結集籍定人數與他路不同每遇官軍討捕盜賊並分差把隘或充鄉導今來即非創行只緣州縣措置不一上下別無統轄臨時追呼不免搔擾或有姦猾假以爲名隂自藏匿其間無以辨別若令選擇團結即舊弊盡除可責實用其非時亦自不許勾集役使及教習等有妨民務伏乞睿察

奏措置分捕過盜賊火數官兵各已回軍狀（亥六月二十三日）

右臣昨奉聖旨將帶髙舉軍二千人前來本路措置盜賊節次承准樞密院劄子備坐本路轉運提刑司南劒州申汀漳南劒州管界有楊頭陀劉和劉小老賴保等作過二月初六日臣入本路界後續據漳汀泉南劒州諸處申管下又有陳八癩吳二十五劉大

老陳勇賴權曾志凌鐵彈吳和尚等賊徒出沒臣尋遣發高舉與本路將分布地分討捕并移文廣東副總管韓京江西鈴轄程師回等前來會合併力追襲及提點刑獄公事方庭實躬親前來監督除高舉先殺散陳勇賴權即是劉大小老其人昨已被官兵殺死係陳勇等假托逐人姓名外楊頭陀劉和一火先被韓京曹部殺散招捉了當賴保一火招諭歸葉陳八癩一火係本路人兵散逐出江西界被程師回等生擒吳二十五一火亦被程師回擒獲所有陳勇繼被高舉韓京軍殺降已解赴樞密院賴權殺散遁走出潮州界曾志一火被韓京擒獲凌鐵彈一火被將官翟皐盧真殺散吳和尚一火被清流縣尉擒獲唯漳州界內何一李官等殘

黨三兩火各不及一二百人皆藏匿山林險阻之地兵將不可深入難以久駐伺候除已行下本處廵尉官兵探伺賊黨出没乘便掩捕務要日近淨盡至五月終汀泉南劒州管下已前賊火並已殺捕了當別無未獲人數所有先遣發諸頭項兵將各已勾回駐劄去處其汀泉南劒漳州界上把截防守官兵鄉兵亦已放散韓京程師回已回廣東江西提刑方庭實已歸本司并髙舉回軍於六月初二日到福州訖謹録奏聞謹奏

石林奏議卷第十四

石林奏議卷第十五

模　編

福建路安撫使二

奏乞將殘破州縣今年稅賦量行蠲減狀　亥七月八日

右臣契勘本路自去年以來相繼有盜賊吳闕四等二十餘火侵犯汀漳泉劒四州一十三縣管下往來焚刼殺人作過民被驅虜或遭殺戮或有逃散緣此田地拋荒兼以會合諸頭項大軍防守討捕所用錢糧萬數浩瀚州縣應辦不前不無科借於民內汀漳二州尤甚日近並已討捕破滅節次據廣東總管韓京統制高舉并本司屬官彭丗範申提領軍馬自入汀州上杭縣界田　拋荒

不住據稅戶陳乞蠲減稅賦等檢會紹興元年三月內　賊
爲作過之後本路安撫使程邁被奉　詔條具便民利　事內一
項殘破州縣人民乞量行放免稅乙　奉聖旨令轉運提刑司體究
委經殘破州縣與將今年夏秋二稅減免三分又紹興十一年七
月內權知汀州張隠代劄子爲上杭武平兩縣累因兵火民力凋
瘵乞權免上供錢物軍器物料等奉聖旨武平上杭兩縣合起上
供錢銀特與免二年其上供軍器物料等令轉運司相度減免今
來汀漳等州管下委是去年以來累經盜賊焚劫頻經科借人戶
重困深可矜憫欲望聖慈特降睿旨下轉運提刑司於逐州屯駐
人兵縣分實經殘破鄉民失業去處許依前例將合輸納今年夏

秋二稅并上供錢銀軍器物料等特與量行蠲減庶使幽遠凋瘵之民得霑朝廷實惠免致失所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奏福興巡檢仍兼統領水軍就辟喬昌祖狀 亥八月二十六日

檢准樞密院紹興九年四月十二日劄子樞密院奏吏部申福建路安撫使司申請措置海道事件內一項相度將福興都巡檢寨移於連江縣管下蔡盧門置立今契勘福興都巡檢下招募水軍已見就緒欲將福興都巡檢使以安撫使司水軍統領兼福州興化軍都巡檢使爲名奏聖旨依本部勘會依條合差注巡檢窠闕雖元係本選認定合差注在部大使臣今來福建安撫司申將本部見使福州興化軍都巡檢使闕以安撫使司水軍統領兼福州

興化軍都巡檢使爲名本部即未寀上件窠闕係今後許
差注在部大使臣唯復是合從朝廷一面使闕差人致本部未敢
直便施行若許將上件闕從本部依舊使闕緣本部別無差注統
領官條法只乞以福州興化軍都巡檢使兼安撫使司水軍統領
爲名更合取自朝廷指揮右奉聖旨將上件闕權令本路帥司奏
辟合入資序大使臣候事寧息日依舊劄付本司照會施行右契
勘本司昨依前項指揮奏辟武翼郎張山已成資滿罷訖今來見
任人御諱武郎陳興係准尚書省劄差到於今年七月二十一日到
任即未有替人緣本路抵接廣東兩浙海洋闊遠時被逐處賊船
出沒侵擾全藉諳曉海道統領官彈壓水軍往來巡捕合依前項

指揮辟官替陳興成資闕本司今竊見忠訓郎閤門祗候喬昌祖委有才武諳識海道堪充上件差遣已取到喬昌祖願就及無應合回避親戚文狀并録白出身以來文字與脚色家狀印紙委福州通判左朝奉大夫程滂等點對審量覆實委無差漏保明詣實其録白文字連粘在前欲望聖慈特降睿旨差忠訓郎閤門祗候喬昌祖充安撫使司水軍統領兼福州興化軍都巡檢使替御諱武郎陳興成資滿闕所貴海道得人緩急可以倚仗謹録奏聞伏候勑旨

申尚書省擬定五縣賞格狀 亥十月六日

右契勘本路自來盜賊竊發多在汀漳次則南劒泉四州

杭武平蓮城漳州龍巖漳浦五縣並與江西廣東處循
皆是險阻瘴惡之地其民憑恃險阻内外連結更相往來無歲不
嘯聚作過其次汀州寧化清流長汀州龍溪泉州永春安溪德
化南劒州尤溪沙縣九縣亦皆地分比近賊徒乘間衝突出没之
處各去本州三五程帥司十程以上緩急難以救應以此姦猾無
所畏憚公肆猖獗惟藉知縣巡尉得人究心職事平時備禦有方
緩急隨宜措畫乃可防弭後患不失機會竊緣其地多是水土惡
弱官吏不肯注擬縱有到任尋亦託故要去若非增立賞典重行
勸誘終難責辦伏見祖宗舊制南恩州陽春縣令任滿與改合入
官漳州龍巖漳浦汀州上杭武平蓮城五縣任滿有改官舉主二

員與改合入官無舉主循一資占射差遣一次簿尉不該改官人循一資今來龍巖漳浦上杭武平蓮城五縣亦係素多瘴癘盜賊巢穴與陽春縣事體略同欲望朝廷詳酌特命有司參定先次將前件縣分並別立選格知縣注曾更歷民事無私罪人每月更給茶湯錢仍遞增賞典內龍巖漳浦上杭武平蓮城五縣任滿無私罪與依陽春縣例縣令改合入官其京朝官與轉一官寧化清流長汀龍溪四縣令却依龍巖舊法有改官舉主二員或三員與改官永春安溪德化尤溪沙縣五縣即縣令人與循一資占射差遣改官人減二年磨勘巡尉依逐縣知　類降等施行庶幾人知激勵皆肯樂從本司亦可督責委辦職事謹具申尚書省

指揮

申樞密院五州民兵乞約束守將仍委提點刑獄官每歲躬行點檢狀

右契勘本路汀漳等州　[illegible]江西廣東皆是山林不通人馬之地以此頑民憑恃嶮阻世習爲盜秦漢以來號爲南越屢服屢叛漢武帝至盡遷其人於江淮以空其地後雖平蕩建立州縣至于今日久而獷悍之俗終不盡革蓋緣地勢使然大兵不知鄉導兼水土惡弱難以久留既不可窮追深入惟有各逐土地聯比其民使無事則家自爲守有警則人自爲戰庶幾可以逆折姦萌無所幸容此實久長遠策本司近自今年四月以後遵奉聖旨依其申明

措置分遣近上兵官副總管馬泰等於汀漳泉劒建五州駐劄同共守臣團結兵民相繼差參議官宗穎等分詣逐州點檢督察至八月終四司及逐州保明申到團結緊籍禁軍土兵弓手土豪社户共計五萬四千四百一十二人已備録申樞密院外日近漳州龍巖縣有賊五十餘人聲言或五百人或八百人欲犯泉州永春南劒州尤溪沙縣遠近驚擾本司尋覈見實數行下泉州駐劄官魚澤南劒州駐劄官楊友將帶軍兵前去要害去處把截掩捕其賊即逌走自汀州奔入虔州界頗見成效惟是欲要守令得人將佐協心常切選擇教習所部更相維持無或搔擾徒爲文具則良民知所恃可保無虞姦民知動則必擒無所容肆雖有山林以

爲巢穴既不敢離坐守無益五七年間必可漸變舊俗昔唐李抱眞在澤潞籍其民三丁取一爲昭義步兵遂雄制山東李德裕在劒南以南詔不可輕入户二百取一人使習戰號雄邊子弟亦用破弱吐蕃况此吾民小醜所有五州已團結兵民本司雖不敢行下約束守將等各務修舉職事尚慮玩習之久或致懈怠欲望朝廷特降指揮申嚴誡勵仍委提點刑獄官每歲秋冬之間逐一躬親徧行點檢如無廢弛保明申樞密院其守令有課績優異許本司開具實狀聞奏量與推恩其江西廣東兩路虔循潮梅等州與本路接界去處亦乞委兩路帥守依倣本路施行庶幾事體均一内外相援併消三路之患不爲小補謹具申樞密院伏候指揮小

貼子契勘自來三路盜賊皆係農民每於收刈了當即聚而爲盜所以秋冬之間尤當覺察隄備若委自當職監司主時巡察不惟官吏知所警勵頑民亦自畏懼不敢嘯聚伏乞鈞照

申樞密院坐下提刑司劄子令與提刑李寶文同共措置民兵狀

准樞密院四月九日劄子節文福建路提刑司申汀州清流縣俞徹明等作過緣虔賊萬全等侵入南劒州尤溪縣界知縣彭億雕印公據數百道差人齎送與徹明　豪首領遂致俞徹明等募集五千餘人拘繫搔擾接使作過　承樞密院劄子備坐本路安撫司申請見團結兵民五萬四千四百一十二人今　本司秋

冬點檢捍禦盜賊即時備坐紹興五年罷槍仗手因依
稟自去建劍人強悍不可團結　便不可解不踰旬日果
如所料酌見團結保伍不可施行　指揮寢罷劄送其與提刑李
寶文同共措置須至申聞者右契勘本路自紹興以來盜賊竊發
出沒不常或侵入縣鎮虜劫官吏或占據山林焚劫良民動以千
百爲羣所在官軍寡弱不能捍禦討擊以至淹延日久無有寧歲
昨於去年二月內申明乞那移近上兵官於泉建汀漳南劍五州
駐劄同守臣總轄兵民巡尉專一主管盜賊預備於無事之時奉
聖旨依所乞尋檢會常平免役法村疃五家爲保以上互相覺察
若有外來行止不明聽申送所屬及保內盜賊即時集保內人追

捕如入他保者以次告報襲逐并有捕盜賞格前後申明不一遂行参照措置本路八州軍所管民兵社户槍仗手忠義社保甲等係籍有一十四萬四千四百四十人從來不曾點檢約束皆爲文具遂依上條委自逐州各據見管人下諸縣揀選强壯或取一半或取三分之一但令開具姓名別行籍記各逐鄉村保社隨土俗所宜止於本處地分團結不妨本業保守鄉里無事則家自爲守有警則人自爲戰無令横　殘虐續據諸州申到止共存留六萬四千一十二人比之舊數　八萬四百二十八人即不曾有結成隊伍授以兵器之事亦　移易抽差役使教閱訓習搔擾止是推廣奉行常平保伍舊法申嚴並無刂

同時約束戒勵行遣在案　以土豪保亻
賞補官所在皆有後來　南劍州尤溪沙縣遂州
駐劄官焦澤楊友皆亻　成効遂申明乞令提刑司
官因巡歷點檢所有尤溪　彭億募人收捉萬少龍只是將本
司元措置去幷獲賊　鏤作公據激勵兵民非獨明溪一處俞
徹明作過係與余雷仇兄弟爭競報讎結黨嘯聚其明溪與尤溪
相去隔沙縣將樂順昌三縣八程不因彭億團結亦有差官體究
到事狀在案提刑司却將紹興五年內蠲放熙寧年間申請籍定
椿仗手置保正副長每歲委官按閱支費官物州縣率市人及縣
官白直充數鄉民拘繫旬月申陳即與本司元措置全無干涉至

三月内俞徹明報雖作過南劍邵武軍汀州鄰近地分頑民乘時
交起者共十八火五六萬人本司抽摘諸處軍兵專委路鈐馬欽
於將樂縣會合討捕官軍共不過千餘人逐處或守或殺或趕散
或生擒皆是保伍之力本司見各將有功人借授名目依日近樞
密院降下官負白劄子申奏乞行補正今來若行寢罷既別無本
司劄行節次止將拘籍人姓名放散不得令干預盜賊之事即於
常平舊法行移設或日後別有盜賊官軍應援分俵既不及保伍
又不得干預却使何人互相　捕保護一方竊恐盜賊因此
無所忌憚滋長猖獗人反受　可元申請及措置約束
縣前後行遣并提刑司　寧指揮關牒提刑司外

密院伏乞照會特賜詳酌指揮施行

申樞密院乞將明溪爲鎮置監鎮巡檢狀子五月十六日

契勘明溪南至沙縣北至寧化西至清流東至將樂縣係在四縣之中相去皆不啻二百里以上周環幾千里去官司遠尋常官吏法令不及以此風俗習爲強獷賦稅多不輸納無所忌憚日前本路兵官王進領兵經由至燒斷橋不肯放過去年本司差屬官會合高舉人亦聚衆驚恐若不因此措置終爲後患今博採人言皆欲將明溪兵爲煙火鎮差監鎮一員置巡檢一員召募土兵三百人以時彈壓巡捕雖不免歲有小費然與其嘯聚竊發害及良民興起官兵用度不貲猶爲利便近據馬欽等前亦具到上件利害

伏望朝廷特賜詳察施行

申樞密院乞改明溪巡檢爲清流等三縣巡檢狀五月十九日

近具申明欲於日近汀州清流縣明溪俞徹明作過地分創立爲增置巡檢一員召募土兵三百人彈壓一方已奉聖旨依所乞令某疾速施行除已一面措置外契勘明溪地里東至將樂一百二十里西至清流一百一十五里南至沙縣一百八十里北至寧化一百四十里最爲闊遠內地名檀石去明溪六十里俗尤爲獷悍自來居民多不納苗稅殺傷不能以法治今來巡檢廨宇欲於檀石建立以汀州清流沙縣三縣巡檢兼巡捉茶鹽賊盜公事爲名先殺獲俞徹明第二名

賴文盛初不曾從貝頗有　仍有上件勞績本〻
降到空名官告書填與承　具申明乞就辟充巡檢
回降指揮今來盜賊平定　察防閑除已逐急差本人
前去權攝處置一行事務　委汀州依立限召募軍兵其監鎮官
許於本路寄居見任官內踏逐強幹通知事宜者同提刑司奏差
伏望特賜施行
申樞密院乞下浙西沿海州縣權暫禁止販米以絕朱明糧
食狀（于九月初八日）
契勘本司見討捕海賊朱明先須絕其糧道使闕食坐困雖不住
行下沿海地分嚴設隄防不得縱令上岸打虜米穀禾稻緣沿海

諸縣自來係於兩浙西路販秀州華亭等處米斛為業每船動是數百石或千石前月中旬間朱明糧食已絶訪聞忽有自華亭販米回來海洋與朱明泊船處相近忽被要截即便以所載米獻朱明爲言因免殺戮仍給價直增倍遂得再振欲乞下浙西湖秀州平江府江陰軍等處境内濵海州縣權暫禁止不許販米前來福州遂者重坐候事平日依舊不過一兩月間於商賈别無重害欲望朝廷特賜指揮施行　申尚書省伏候指揮

奏乞移提刑司漳州置司狀

契勘本路八州福州建州　並無盜賊中閒建州雖有范汝爲并軍賊葉濃

十餘年平靜惟是漳州外　汀州與
界係自來多盜之地虔州　漳州龍巖
縣山林阻深因此每歲農　嘯聚出沒往來習以成俗或
逕犯本路汀州或由潮　漳州如日前劉大小老賴二花今
春萬少龍等事狀可　不能制禦即遂透入泉州永春德化
縣南劒州尤溪沙縣遂致汀漳泉劒四州民受其害無有寧歲伏
見祖宗舊法盜賊專委提刑司安撫司統轄其要提刑司掌巡尉
以治其小安撫司總軍馬以治其大若巡尉各得其人修舉職事
治之於早無緣容養滋長遂至猖獗緣每路地分闊遠兩司各任
其責故提刑司必與安撫司廨舍分建相爲表裏今江東帥在建

康府提刑司在饒州江西帥在洪州提刑司在虔州廣東帥在廣
州提刑司在韶州皆是控扼要緊去處惟有本路提刑司與安撫
司同在福州其去漳州八百餘里去汀州一千餘里每遇有盜賊
竊發供申往來動經半月或二十日諸州探報兩州事多出風聞
安撫司若一二審覈即遣發救應或至後時若便信以爲實即不
免輕易調發徒勞軍馬是致非失機會則有驚動提刑司所在更
相顧望殆成虛設扠勘泣 汀泉南劍四州之中東接潮州西
接虔州若依鄰路例選 建置平時就近督察捕盜
官以時巡邏申嚴當職 則盜自無
警急則隨時討捕一面開 大段猖

分遣兵將廣幾首尾相照
無由侵犯泉劒兩州亦可
詳酌施行須至奏聞者　旨

申尚書省樞密院乞撥禁軍闕額錢應副水軍錢糧狀

右某契勘本路與廣東　賊自紹興五年以後朱聰鄭廣林元劉
寧至去年劉佛囝林　仲黃志與今來朱明共八火相繼嘯聚侵
犯州縣傷害將士瀕海兩路數州之民不得奠居皆先自廣東起
事不能即時撲滅遂得因緣滋長劫奪蕃商肆行猖獗所獲財物
既多舟船徒衆形勢已成約度官軍單寡旋募水手將士不可爲
用未能討蕩即侵突過本路界憑恃巨險邀求招安既目前罪犯

一切不問文高得官資保有財物以此更相傚傚無以懲戒今來
博採衆議當須於無事之時廣東與本路相為首尾整齊訓練水
軍預為防閑隄備使僥倖愚民不敢輕易萌心縱或結集官軍自
有諳練海道素經教習之人與賊相當亦可乘勢進兵掩捕本州
昨自招安到鄭廣後雖曾拘籍桀黠壯強人號稱水軍目今所存
四百一十七人止是一時羈縻元不曾措置以圖實用今再添收
到朱明徒黨一千人見　自來軍制別行條具申明外惟是
逐月合支錢糧前任安　任内　起則例將上禁軍一
歲合支衣糧料錢細計每　一石六十
用水手等亦是六　至五　二

合用錢約十萬貫　禁無額
緣日前封樁禁軍闕額錢　隱落下補欠錢十
六萬貫并非時科率不　而侵匿國計擾擾僧
民弊端日深某昨自去　到任以後盡將上件隱落錢歸還
經制司其餘無名非　切止絕只將本州實管賦稅諸般
窠名財物拘收量入　僅能了辦數外別無餘剩今年額外枝
梧水陸盜賊與犒賞官軍等所費不貲皆是將年計合支用錢逐
急應副目今亦已盡靜若不申明必致悞事欲望朝廷特賜詳察
將先回納錢十六萬貫內撥錢五萬貫兼委自提刑司通融一路
禁軍闕額錢根刷盡行應副庶幾早得就緒所有見行張給[illegible]

光緒十一年歲在旃蒙作噩吳興陸氏皕宋樓重雕

榮祿大夫前分巡廣東高廉兵備道陸心源校

校勘記　原本有灼然誤字校改得二十條别疏于此光緒乙酉

小春六日心源識

卷一奏乞放免嚴衢夏稅狀十三行首第二等第原誤等

卷四禁罷獻納借貸指揮狀十九行被受原誤彼受又二十行愚民慳□慳下何人補漸字疑非今仍闕又二十行安知原誤寒知

卷六差發軍馬淮西屯駐劄子十行又猝原誤及又

措置招募弓手狀十二行逐陛原誤還陛又廿三行按視原誤按親

卷七相度王才利害狀十二行劉豫原誤劉償

王冠宿州殺退番賊狀四行胡斌會起原誤吳斌

卷八應詔咨詢狀九頁十二行量其守守下缺二字何人墨筆補之小二字疑非今仍闕

卷九兵火前受招安補官負犯不受理狀廿五行　事祖　俟考

措置江浙夏旱狀三十六行　那融　原誤那容

卷十參酌古制造戰船狀七行　浩瀚　原作浩澣

堂白營葺行宮畫一劄子二行　那融　原誤那容

卷十一措畫防江八事狀三十五行　令勉　原作令免據史記改

卷十三乞淮南埋葬積尸劄子二行　傷惻　原誤傷測

分命諸將審度敵形狀十六行　貺察　原似財字財通裁終疑爲貺之誤

依災傷法賑給淮西狀廿行　竹木　原誤竹本

卷十四見留南劍州措置討蕩狀十行　吳二十五　原誤吳三十五

卷十五殘破州縣稅賦量行蠲減狀四行　浩瀚　原誤浩澣

終

叔祖左丞蚤以文學被遇
三朝旋自禁塗寖登二府其獻納論
思造
前陳　之當時載在
國史々　使中外
無不言
建

守禦　畫朝

報靡　嘗以遺稾

目曰石　卜木類多總集不

載往往見者為之興嘆因鋟木天台

郡　以廣其傳開禧丙寅六月既望

姪孫朝奉大夫改差權知台州軍州兼

管內勸農事借紫　袠謹書

二百二十五葉共十一萬三千九百十七字一百二十八版

蘇城陶申甫摹鈎宋本刻